因寄軒文二集

上元管　同異之著

黃蛟門傳

黃蛟門名以旂江寧府學增生父名某家產數千金沒後五子均分而君以長男不與然君與其妻無怨色事繼母愉愉如也待異母諸弟及弟子雍雍如也既貧甚常爲童子師自給蓋冬無裘夏無帷幕者至三十餘年然自諸童子家所奉錢外一芥未嘗取諸人人或招飲食必堅拒逃匿須要覓牽持不得已而後至經數日輒相酬其饗豐腆恒加倍道光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之士當事者或諏予以其人予對曰他人不敢知如府學增生黃某者乃眞孝廉方正人也爲備言其行當事者亦慨然歎息然竟不得舉古靑谿之水出竹橋而東流過復

成橋與淮水合其勢清闊旁有竹林疏圃予始與君皆家橋南每日夕輒相攜步橋上望鍾山俟日落乃返後予遷居城北遂希見君及今客安徽而家有書來報君病卒矣六年八月某日也年六十五君嘗作詩數千篇又嘗爲歷算星命之學欲著書皆不就有二子曰某某

贊曰予幼聞古人還麥投錢之事心敬慕之及識蛟門然後知今世猶有是人也君嘗對予舉劉孝標語曰聲塵寂寞世不予知魂魄一去有同秋草思其狀甚悲之然則君之於名其尚有未能盡忘者耶予之力不足以舉君而其文或足以傳君故稍次爲傳使天下後世知有蛟門焉

貞珉錄後序

聖王治天下謹貴賤之分而嚴名器之辨蓋名器必辨然後貴

賤可明貴賤必明然後職位定而人心怗服天下國家乃可得而理也有道之士守國家之制以施於身家不敢偸不敢奢不敢徇私暱而違法令於是乎身無不修而家無不齊自春秋以後周之政令不行於天下士大夫縱欲忘禮侈踰弗顧季氏舞八佾三家以雍徹賢如管仲有鏤簋朱紘三歸反坫其他僭越奢靡者何可勝數孔子傷之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蓋名器一假則貴賤不可以分貴賤不分則下可陵上卑可踰尊愚不肖可以役賢智雖有慶賞刑威豈復能以御天下哉故曰不可假人也其意深矣陽湖陸莕城令君側室林太孺人值夫君之喪排衆議不以虛階殮其後年七十五卒子繼輅祈孫爲時名人且需次得官矣而遺命勿殯正室太孺人之行何其賢也貴賤名器之失士大夫僭之於身濫之於家亂之於嫡庶彼婦女

者伏處閭閻之中以罰秩爲榮以妄服爲諱相習而成風俗也非一日矣太孺人之志何其賢也左氏之書有六逆六順之說而曰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守法如太孺人其盡可以無禍矣夫晏子論齊患曰惟禮可以已之所謂禮者卽貴賤名器之謂也守法如太孺人其更可以無患矣夫

贈汪平甫序

往年梅伯言歸自京師示予以贈汪平甫序其言曰平甫之志凡三變始也好科舉之文繼也好駢麗之文今也好司馬遷韓愈之文其序洋洋過千言如有寶物者傾囊篋以贈人也如風雨雷霆之交至也如倒江河注平地而百竅無不入也平甫固善變而伯言可謂善言變哉不數年平甫自陝歸索予贈序予卒卒未暇爲明年遂與同客安徽其索愈力予曰子之志倘善

詳之矣乎雖言豈能有加於彼上耶平甫曰伯言張我甚善吾覓欲得子文以當規誡乎愧其意則請繼伯言言之天地之間物變以形而人變以情爵爲蛤雉爲蜃鷹爲鳩而鳩復爲鷹以形變者也士爲賢賢爲聖聖爲天以情變者也文也者在外者也在外也者春華而雲麗鏞鏗而琴和炳然蔚然皆形耳而豈情也哉是故科舉之文凡物之形也駢麗之文佳物之形也司馬遷韓愈之文異物尤物之形也雖然皆形而已矣以言情則未也士之於賢聖賢聖之於天其形傑然人耳經曰覿之其情則變矣經時覿之其情則愈變矣變之端始於士變之極遂至乎軼賢聖而爲天然則乎於平甫將何言哉不離於俗古不可入不培其中類不可得而豐用司馬遷韓愈之作以形其情越司馬遷韓愈之志程而朱之周而孔之堯舜而湯禹之以情其

形其始止於形合其繼至於情同若然則蒸蒸乎三變之後吾未知其所終遂書以贈平甫併寄伯言以爲與君之言變者孰拙而孰工也

容山堂詩集序 道光七年代

當乾隆嘉慶之間海宇承平民物安阜江南大吏督部如書文勤孫文靖方伯如陳東浦觀察如方均堂諸公皆樂育人才主張風雅而盧召弓錢辛楣姚惜抱諸先生前後爲山長上下文采之盛亦遂彪炳於一時迄今思之何其盛哉何其盛哉蓋江南爲文物之邦而我

朝重熙累洽天下文明於斯爲盛是以人材角出文教勃興而諸君子者又幸而同逢其會也於時泗州毛俟園先生司訓上元其才爲諸大吏所知其詩文尤爲諸先生所重倡和之作裁

於集中矣某時以江寧諸生從先生學科舉文字每試書院輒爲諸公賞拔先生之學與其所以教人者此小事不足言而即此殆亦可以覘其梗槩也與其後先生失官而卒又後二十餘年某以兵部侍郎巡撫安徽而先生諸孫奉其詩曰客山堂稾者屬序先生之詩蚤爲諸名公所重其佳妙之境無俟某言獨憶從先生時年裁二十許今乃五十有餘矣往歲以事歸江寧入諸官舍徘徊書院之前追憶少年知己諸公都成異物而行將以公事過泗州弔先生故廬訪其子姓手澤依然吾師何在古之人所以聞鄰笛而興悲撫孤子而悽然涕下者於今乃深識其情也已是爲序

書劉觀察弔武大令詩卷後

偃師武虛谷先生以擒杖和珅提督番役失博山知縣而歸然

自是番役更不復出嗚呼偵事緹騎之禍烈於前朝使爾曰無先生其患未知所終極也然則先生雖失意而功德何如哉松嵐劉公亦今時奇士賦詩弔先生極慷慨悲歌之致同少時聞先生名恨不識其面於劉公則嘗一見於德州耳今先生子小谷大令訪同里巷出劉公詩卷屬題詩曰無忝爾所生夫先生偶一發舒而功德及乎海內豈第如世所稱强項令已哉吾知小谷之所以繼述者矣

書李伯時孝經圖後

李伯時孝經圖每章摘繪一二語其靈幻奇妙更出聖賢追琢二閫之上至其書則前人謂其力追鍾法諸不虛也姚惜抱先生自言生長龍眠而生平未見伯時之畫今均之數歲中而得其可寶者三焉物固聚於所好而亦可以知足矣

安徽巡撫部院題名記 代

自封建易爲郡縣而外任之官愈加而愈重蓋秦制莫尊於郡守御史監之漢末則加以州牧唐有節度觀察等使宋設轉運元設行省平章參政至於有明而總督巡撫之官出矣我
朝分天下爲十八直省總督八人其餘惟設巡撫其銜兵部侍郎都察院副都御史其官自布政按察兩使道府州縣無不統其或兼提督則自總兵副將以下咸歸節制其政事則禮樂教化錢穀兵刑巨細之務壹皆歸而理焉一官不職則察吏之疏也一夫不獲則安民之闕也能稱是職者厥惟艱哉十八直省中安徽不爲繁重蓋其地本自江南分其上猶有兩江總督云然以地言之處荆豫之交徐揚之會於古非一州其形勢風土極爲區別省北之府州曰廬鳳潁泗界乎中原民尚武省南之

府州曰徽寧池太滁和濱乎大江接乎吳越民多文文者不可
以武治武者不可專以文為也夫守令之事止於郡縣節度觀
察轉運行省所司一道一路而已安徽巡撫治及數千里跨古
四州將以調強弱之情劑剛柔之性使民一道德而同風俗也
斯又難已道光六年予自陝西布政使奉
命撫安徽以籍本壽州引嫌辭
上不許予既深感上恩益惴惴懼無以稱職考故事索題名得
前撫臣閔鶚元廣厚兩記蓋自順治二年李猶龍至嘉慶十五
年廣厚居是官者七十餘人而其後闕焉予思七十餘公賢否
不同設施各異而考其得失約畧可聞蓋巡撫之官治理繁劇
而大要不越乎兩端一省之事不可偏周也急得人之為務一
省之官不可日飭也急正己之為務不得人而恃己者苛察之

吏不知大體者也不正己而責人者利欲之徒不知大道者也

予不敏受

命以來無他建樹要其夙起夜寐凜凜孜孜期不負

朝廷任使之意者惟是兩端雖有不足不敢不勉自廣厚以後姓名久闕今考之得十人爰更補刻爲碑而記其始末如此吁士君子必求宦達官至巡撫榮矣其爲官也尊且貴矣然位有倖居而名不可以妄竊書名於碑將使後之人指而議之曰某公賢某公不肖某公吾知之某公者何其昧昧而無聞也如是則吾將悚懼之不暇而敢以爲榮哉敢以爲尊且貴哉旣以自勵併述以告後之人

方植之文集序。

古之所謂三不朽者首立德次立功又其次乃立言夫苟能立

功矣言不出可也舜之時禹皐陶有言稷契輩無言周之時周召太公有言餘亂臣亦無言夫苟能立德矣功不著亦可也孔子之徒仲弓以下皆出仕有功當時顏淵閔子騫不仕者何功曾子子思皆著書有功後世顏閔冉伯牛仲弓無書者又何功由是言之性命修於身勳業皆其末迹也而況於空言乎其立言也皆有故而非得已明道以教人也記事以傳世也吟詠謳歌以陳情而見志也非是無苟作者也孔子贊易作春秋聖如柳下惠伯夷不必其有著述周召之詩載於國風陳於雅頌伊尹萊朱傅說之賢篇什無傳於後世故曰古之立言者皆有故而非得已惟有故而非得已是以出言必當而其後必傳自周之衰士大夫舍本逐末諸子百家創說著書其言虛僞龐雜文辭工而多失立言之旨秦漢以降士益專力爲文有爲文而猶

託於立言者荀韓楊李是也有為文而直外立言者相如鄒枚文章之士是也自文章之士出世愛玩焉而知道者深詬病之嗟夫士生於世上之不能修孔顏之德次之不能建禹臯周召之功倣精疲神作為文字使愛者與俳優併畜而惛者至以相訾擠其亦可謂愚也夫其亦可謂愚也夫同少時性喜為文與海内文士往來而桐城方君植之為之冠其後同更憂患疾病四十以來悟儒者當建樹功德而文士卑不足為以語他人憮然莫應也植之獨深然之蓋植之之學出於程朱觀其發道一論明正軌闢歧塗其識力卓有過人者宜其文之冠於吾輩也予嘗論之道非猝至而命不可妄求成聖賢之名而後為立德則立德也難矣強吾心以從善可也擬公卿之勢而後為立功則立功也又難矣竭吾力以為善可也植之之文庶幾古立言

者且其學日進不已他日立德立功非予所量予特幸其所見之同也是以取是說以冠其文焉道光七年夏六月上元管同

序

劉明東詩文集序

予年二十餘見明東於江寧與略論古文尚書遽別去後十餘年明東來鄉試訪予於家值予他往歸而往拜之又適值明東他往竟不獲見又數年讀庚甫挽辭則知明東客死亳州且聞其室自縊從死慨然太息者久之自古名人生併時者必數見予與明東何其蹤跡之疏至此耶道光六年北游京師石甫持明東詩文集十數大編索予序讀之辯博馳騁光氣發露不可掩遏予既歎爲奇才益以生平不再見明東爲恨或曰明東學於姚先生不務守師訓而奔走公卿形勢湖上一時以求名稱

進一詩以鑽利此戰國游士蘇張之流耳豈知道者與石甫曰不然明東自負其才欲爲世用躓於諸生身屯而道塞借勢王公大人思以振厲彼所謂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者也豈游士倫哉昌黎韓公數數干貴人自言凡吾所爲小得將以具裘葛養窮孤大得將以同吾所樂於人夫明東之志亦若是而已矣傳曰不知其人視其友又曰信乎朋友有道乎與明東踪跡疏甚無以定其爲人石甫友明東至於人往風微不爲蘇言搖動其必有以得其深而非他人所能識者矣乎信石甫因以定明東遂書其言以爲明東集序

屈子正音序代

楚詞之書釋者無幾釋其音者尤無幾世所通行者王逸朱子之注而已逸注音義未悉朱子注專用吳才老韻補明陳季立

屈宋古音義已辨其非然陳書亦僅略脫漏未遽稱爲善本也國初至今音學大明顧氏創於前戴氏段氏孔氏承於後三代秦漢之字音通於今日而六朝唐宋以來俗音協音之謬芟埽而一空之亦盛矣哉桐城方展卿先生博學工詩文予從其子東樹處得所著屈子正音三卷先生之學原本宋儒是書據韻補以正唐韻之誤而於吳說之疏謬者復引經傳古書及儒先之說疏通而證明之擇善而從不膠一見可謂達人君子之用心者矣然先生是書作於乾隆壬寅其時顧氏書行而戴段孔氏之書故猶未出分部審音如魚侯蕭尤之類不能無小失爲繼起者易爲功而創始者難爲力斯亦事理宜然與予不敏於形聲訓詁之學嘗涉獵而不精喜先生書可爲學者讀本因刊刻之而間附鄙說於下方漢藝文志屈原賦別爲書不曰楚詞

先生所注自離騷至招魂而止而亦曰屈子正音者據太史公
書不以招魂爲宋玉作也鄙說附於下方曰今案云云者朱子
韓文考異之例也

上元管同異之著

畫龍贊 宋耽夫畫汪均之藏

昔人畫龍破壁飛空耽夫摹之絕藝與同爪鬣張鏡突而瞳如出大壑奔海而東懸於中堂走婦藏童雖有魑魅德不敢凶我謁均之入門鞠躬詫君之堂呼翼喻風猶嗟神物天地爲宮應德始見誰與誰龍發矣劉累擾於宮中受豢而醢彼雌異雄磊磊均之子非葉公天龍下矣霖而奏功

王淑卿傳

陳君實田與予善一日過予言曰實不天父想廬先生中道見背母卜太夫人痛哭欲身殉實惶怖不知所出也賴吾繼室淑卿日跽母前且泣且勸母感其誠始復食於是吾父槩喪吾貧

甚無養母貧時與淑卿相對泣淑卿歸泣露其情於父父亦感泣時有以助吾家歸歲將寒爲吾母製衣裘必備而身無絮衣者踰十歲寒則嘗束一帶寒甚則嘗加一帶風雪大寒則嘗纍纍束數帶而强謂弗寒也其母憐而賜之衣悉以獻吾母他日母問之泣對曰兒極知貧母恩然母所欲安者兒身與兒心也兒不如是身雖煖心不寧矣奈何其母亦泣而領之吾母病瀕殆露禱於中庭一日母疾作汗湧體僵冷寶適外出返見母狀益惶怖不知所出時淑卿方擁母於懷握手謂寶曰君毋亂姑遽彝脫耳吾曲其躬使氣不下洩急取洋參納諸口則氣可復矣或令移諸榻淑卿泣拒以爲不可如其言歷半日而母蘇寶自數年來家稍稍矣甲戌以前則淑卿假貸親戚賴其力者爲多寶內愧不能言也淑卿今年四十有五憂患多病而知愛子女

實欲及其生存得予記述使其及見而稍慰也可乎同謁拔生傳非古自司馬溫公傳范蜀公始然考李習之楊烈婦傳其末曰楊氏至今倘存則婦人之有生傳自唐已然遂援例而爲淑卿傳淑卿姓王氏上元人西安府知府名嘉會之孫龍游縣知縣名鉞之女

贊曰聞淑卿生於庶母父旣沒而母苦飢時賣田家稍裕矣淑卿請粟養母然不敢多致乃日自減食遺爲體遂瘦賣田厰得其情至今心惻惻也嗟乎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其勢宜然其用心亦良苦矣先王之道睦婣任卹有無相通夫安得家給人足使天下士女無不得盡之情歟

彤史序

天地之道不外乎陰陽彼陰陽何以分也晝爲陽主作夜爲陰

主晝之日爲陽有暄物之功焉夜之月爲陰雖明照而無所用春夏爲陽發生而長養秋冬爲陰積於空虛而無用陰陽之道如是其不同矣古之聖人得是機以定男女之位是以男主自立非才德不爲賢女主從人二者皆非所尚德曰婦德非男所謂立德也功曰婦功言曰婦言非男所謂立功立言也堯之女舜之妻宜其聖矣而尚書載之第曰嬪虞禹娶塗山書不言其一事有娀姜嫄詩第紀其生子之異而他亦無聞周人尚文善述祖宗功德於太任則曰思齊於太姒則曰嗣徽音百斯男其與皇矣生民稱述先王先公者何其詳略之迥異也暨乎武王伐商乃以婦人與十亂之數婦人者未知其爲邑姜與爲太姒與要之以才見稱孔子言焉有深慨矣沿及春秋世故益變於是乎婦人者有共姜之守義有鄧曼之知人有樊姬之薦賢

有啟姜之習禮而爲傳記者舉而載之篇中而謂之賢嗚乎躬
勤夜作非不勤也可謂時乎百穀冬實非不美也可謂瑞乎後
世之士見理也過而立論也輕是故責乎后妃則曰行侔天地
責乎匹婦則曰寧餓死而無失節彼既以聖賢之道望婦人而
婦人者遂日尊日盛列女之傳史不絕書極其敝遂有女侵男
職者而陰陽爲之易位矣嗚乎此古今升降之大端也婦女之
生也天付之以荏弱之資陰柔之性而聖人制禮使其終身不
出閨閾自酒漿飲食巾櫛衣裳之外事稍難者皆不使其得與
焉使其才德可以同乎男子則天地不當區別於其間而聖人
且爲好異矣雖然處此者有經有權常與變之謂也吾觀史策
所載漢呂雉唐武曌惡矣而宣仁宋賴以治緹縈木蘭其父非
二女則身刑而戰死若此之類又曷可少乎後之女子審其時

度其勢得已則安於無稱不得已然後出於才德可也陳君寶
田集古今婦女之事爲形史數十編以示寻寻未能知其用意
謹以素所持論者爲序以貽焉道光二年冬十一月上元管同
序

孝史序

予既爲陳君寶田序形史陳君又集錄古今孝子之事爲孝史
數十編以示寻寻受而讀曰孔子有言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
不逮也由是推之古人凡著一書必其身有是行無苟作者矣
孔子之徒曾子最孝是以受師之說著孝經十八章及東漢馬
融依阿權勢所至以賄聞輒不自量仿孝經而作忠經嗚乎彼
不自忠而敎人以忠是姣婦而勉人守義盜賊而勸人勿拾遺
金也誰信之哉誰信之哉陳君之父想廬先生以孝稱閭里江

南總督表其門陳君少時亦嘗刲股以療親疾世德相繼無愧古賢其著是書可謂匪苟知之亦允蹈之者矣吾聞之忠孝之事發乎性情而亦由觀感彼德色誶語多出鄙陋田婦而都邑之士犯惡逆卒鮮者前言往行有以動乎其心也使天下幼學日得是編擩染耳目則乖戾之習消和順之氣作人人可以爲忠孝而天下平矣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夫愛其親而施及一二人錫類之小者也著一書以施天下後世錫類之大者也陳君之志可嘉也如此嗚乎予不孝人也菽水之養不逮我父母誦蓼莪之篇悔焉無及序是書也雖未比於馬融之忠經其亦悚然而增愧恨也夫道光二年冬十一月上元管同序

姚庚甫集序

姚君庚甫吾師惜抱先生之冢嗣也年二十舉於鄉四十得縣

令江南屬縣儀徵江都泰興皆世所云好缺也君連得之竟不餘一錢既而因事失官寓江寧窮益甚始猶租屋以居久負屋值主人厭而逐焉乃移家入書院所居糞牆土舍上穴旁穿不蔽風雨客至則君衣垢衣揖坐後輒抗聲高語其出如淵泉不竭多驚絕可喜之論然久並或不能具君飲客若之多不至庭下草深尺許兮寂極矣然君乃覃力於學自義理經濟考覈下逮陰陽星命皆精究焉而於詩文尤用意自失官窮居所作至數百篇屬周為序嗟夫周生猶晚不及知君少年事矣顧猶見君為縣令服蟒服冠翎冠設樂於庭爲吾師稱壽賓友雜遝僮僕與焉罷都令數年耳吾師門生故舊富貴者有人何君乃一窮至此哉然當君之得意也其氣甚盛勃乎不知今之有失意也及其窮也氣不少衰渾乎不知前之嘗得意也然則如君者

非所謂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者與悔鄉者知君甚淺今而知君入於學者深也夫詩文之道氣以主之學以輔之君既兼有二者則所作固不論而可知昔韓蘇諸公皆自斥誦後道益進文益工同所望君繼吾師之絕業者在此若夫憔悴專一第與後世文士爭毫釐所就猶淺殆不足爲君道矣

觀潮圖記

嘉慶戊辰予客寶山鉅野田仲衡爲縣令荆谿周保緒棄官來游三人者相驩無閒也一夕大月保緒邀予共步海上時夕潮方盛月光照水倏明倏滅如龍鱗億萬遠視崇明諸山低昂隱見而海舟數十遠者如落葉乘風翔舞波際予甚樂之以爲天下奇境無踰此者因作寶山記游文載集中久矣道光壬午予家居而保緒來游追憶前事爲繪斯圖筆勢雄逵殆不類今人

管予客寶山時年才二十有九今予年四十有三鬑髮犂然大半白保緒間數載始一過而田仲衡者遠宦陝西思之了不可見嗟夫人生世上能幾何時彼相好者何其難聚而易散耶仲衡名鈞保緒名濟介存者其別號也古人書畫題款必以名字若他人之相稱耳子瞻子昂宋元人間自書之然不足法今題款曰介存保緒之失也

管氏族譜序

管氏之先出自周穆王其後世仕於齊曰莊仲山山生敬仲夷吾夷吾生武子鳴鳴生桓子啟方啟方生成子孺孺生莊子盧盧生悼子其夷其夷生襄子武武生景子耐步耐步生微夷吾相桓公功在天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故左氏春秋稱之爲世祀也自微之後名始不可考其時齊臣又有管于

奚或曰雜人也而夷吾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子孫遂別爲陰氏六國之世管氏仕齊者有管燕其世不顯而陰氏於秦漢閒遷居南陽之新野宣帝時有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自言子孫必將强大至東漢陰識妹爲光武帝后封侯者數人家遂大顯而管氏反無聞洎及漢末管寧生於北海朱虛以高節著管輅出於平原以術數顯南陽陰氏世奉管仲之祀稱爲相君寧與輅者皆生於齊地史不能推其先代要其爲仲後無疑矣晉宋之後崇尙門第陰氏有陰鏗之屬而管氏無達人唐之時有大將管崇嗣宋之時有高人管師復師復者居今浙江之湖州世傳其言所謂滿塢白雲一潭明月者也後不知何世遷居江南之蘇州蘇州之山曰東洞庭八大姓世居之而管爲一焉其後散處或居常州或居元和吳縣而明世宗時有諱敬者

遷居江寧之上元管氏自周至漢世皆居今之山東至師復而後居江浙至敬而後居上元故溯居上元者當祖敬溯居江浙者當祖師復溯居山東者當祖寧若將而上推之以至山與夷吾然年代悠遠世系闇昧直至敬而後可譜敬生明明生二子長曰應科應科生五子長曰世富世富生國瑞國瑞生四子長曰軾軾生嘉稷嘉稷生三子長曰大勇次曰敘次曰霈大勇有子三人而一傳皆絕敘之後今居山西之太原霈生文郁文郁生同同生嗣復同與嗣復今偕其族仍居於上元焉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蓋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大宗者非天子與始命爲諸侯者莫可當也小宗則始遷異地其嫡長皆足以稱之以宗法論敬之後世富爲小宗世富之後軾爲小宗軾之後大勇爲小宗大

勇絕叙之子當繼嗣以承其後乃合於古近世宗法不講而遷推遷絕之次者以爲長房故大勇既絕而叙之後又遷居山西則居上元者以同嗣復爲最長矣昔唐柳宗元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付受所重常繫心腑同雖愚忝居小宗之次宗祖之念安敢一日忘哉自五世族祖文秀始創爲家譜今同與族人將增續焉謹歷考管氏得姓以來自古迄今約略書之以爲族譜前序道光二年冬十二月二十三日同謹序

授經圖記

江寧周石生編修生五歲而孤母太安人陳氏故貴州巡撫麟洲中丞女也年裁二十五挈石生依外氏中丞居官素廉没後無餘蓄太安人力不能延師乃自取諸經晝夜課石生稍長外就師暮歸必檢校日中所誦習督過無少貸由是石生經明而

學成道光三年石生登上第官翰林報至家族黨走賀太安人顏色如平常了無喜狀人皆曰凡婦人守義教子多得厚報矧局量宏靜如此其福祿盖未有艾也然不數月而太安人病卒於家矣當太安人存時石生嘗繪母氏授經圖使同為記同諾之而未為及今相遇皖上則太安人卒踰三年矣石生復申前請同不天九歲而孤先大父母夜課詩書而先母以女功助家用勞苦之狀至今在目中不忍言說然不孝訖無所成就每為文辭遇幼年孤露中閨撫育恩勤之事執筆哽咽輒不能成語昔王荊公為錢公輔母墓誌謂公輔登甲科為顯官官署有亭臺之樂皆不足道其說正矣然以人情言之爵名所以顯親而宦達亦所以娛親列鼎累裀不逮父母自子路傷之何況我輩嗚呼此石生所以深悲同欲為文而不能遽就者也雖然同於

石生負宿諾之責久矣太安人懿節高風不可不志謹次其言以爲授經圖記云

書李氏三忠事蹟考證後

當明之季宜興李氏有三忠曰用楫官兵部侍郎巡撫鄖高廉雷瓊羅弟曰來官監軍道先後以抗大兵死其族大父曰頎官監察御史謀誅孫可望事洩與大學士吳貞毓等十八人同日遇害於安隆世所稱爲十八先生者也入我

朝百七十年侍郎元孫慶來兄弟撰李氏三忠事蹟考證海内題詠者數十人而陸君繼輅以見示同讀之蓋惕然而有感焉嗚乎殉難死義之士伊古有之明之季何其盛也蓋自元人不知治術無政無教玩愒數十年海内土崩瓦解明英君出設科

舉而使歸正學其所用者孔孟之書而所宗者程朱之說反是而瑣委怪僻炫博矜奇者擯不用天下之士雖閒有空虛迂滯而廉恥禮義忠孝之道知者多矣自莊烈之殉天下已非明有而史閣部黃漳浦瞿桂林諸公擁立三王使明祚幾二十年而後蹶至永明王受制賊臣卒死於緬甸其事尤若不足道然諸君子者猶干戈於瘴癘之鄉執羈靮於蠻夷之域絕脛斷脰死而不悔此正學之效也吾友周保緒跋是編曰諸君徒死不能延偏安之局噫夫臨難非死節之臣不居豈可爲寄命之士明之亡坐用賢之不早耳於諸君子何尤哉語曰有天下者定所尚又曰其效可睹讀是編者其亦惕然而有感也夫

餞秋倡和詩序

邵陽陳叔安賦餞秋詩四首屬而和者十數人陽湖陸祁孫致

諸公意欲待同爲序言同衙讀其詩而笑曰有是哉諸公之選事也秋之經也不能不去其去也莫知其處方浩浩焉不得其所而載酒於觴賓殺於豆歌驪駒而致祖吾見壽攷之不顧也雖然揚子逐貧韓子送窮貧與窮不可逐送而其文則與曲而同工今觀諸公之作淸思麗語可喜可愕要見傳之後世不以異乎騷人九辨之中昔程正叔與韓持國坐持國歎日暮曰老者行去矣正叔曰公勿去可也然則日可去也而吾可留也苟衆息而吾不息羣休而吾不休將如屈子所云與日月兮齊光與天地兮比壽歷萬古而常在又何餞乎一歲之殘秋哉遂書以應諸公勿謂狂言而或我嘲也

與某君書

昨暮得手書倉卒奉答今日讀復札知已不敢蔚菲曷勝欣幸

然鄙意猶有未盡者不可不言大凡君子小人之分不出乎義利未有小人而好義未有君子而好利者也今之奔走干謁營情財貨者輒曰吾不好利如凍餓何孔子不云乎志士不忘在溝壑已實好利而以凍餓爲辭文過孰甚焉或又曰吾不好利如吾父母何孔子不云乎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已實好利而以父母爲辭不孝孰甚焉文過不孝此昌黎所謂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者也其爲失豈小小者與僕不幸孤露貧賤瀕於饑死者屢矣然公卿貴人非致敬盡禮則未嘗往見卽見之亦未嘗妄有陳乞非敢倨傲葢側聞長者之遺風所守在是耳嘗妄論之學問之事固非一塗然苟義利不明則雖學如劉歆文如揚雄經術如馬融史才如班范詩如謝靈運沈約王筠並世而生吾亦不屑爲之下又況所長未及數子而汲汲以求小

利者乎以是自溺逕以是取人足下前書所謂一言不得旋納鄙誅未至如今所云然恐足下聽吾言而未明吾意以爲吾就彼一事而言則未盡區區直諒之懷也是以懇切陳之

答方明經書　道光八年

同頓首石伍先生姻丈侍者賢從孫來得所贈桐城方氏詩輯一部次日又獲手書獎借謙抑深懇且愧同閣之士不能有爲於天下便當有爲於鄉里又不然猶當有爲於宗族若都不能則莊生所謂視皮輒囊虛生而可愧者已久聞先生伏處龍山廣交游亟然諾有古義俠之風近又蒐刻一族遺詩使桐城方氏五百年詞章存而不墜雖不獲見聞風而企慕久矣若同者幼而失學長而無成文質栝然宜爲海內賢士大夫所棄而貴鄉諸君往往過相稱譽此氣且默許與之嗜未易詰其所以然

先生謂朱人言先施之厚禮之瓌顧其中實無可以相副者此其所以深慚且愧也詩輒略展一觀未能卒業勤襄公詩何以止得一首豈獲侍時嘗有見贈之篇當使家人檢錄奉寄耳若先生之詩初似阮亭後乃酷學簡齋之作其靈思妙語殆足媲之上能有爲何必以詩重乎而況其詩佳若此乎同與貴族久聯婚姻其雅翁諱裕曾者同姑夫也先生與雅翁爲昆弟則於同爲丈人行而稱謂謙甚殊不能安相去不遠容有見時請復不具

抱甕園游宴記

中丞鄧公巡撫安徽勤於政務未嘗留意居室越二年政舉刑清年豐民樂安徽報治稍歲公於其時亦稍得暇息焉署之東偏舊有園十餘畝前撫部朱公題曰抱甕歲久不修傾圮蕪穢

不復可游公既稍得暇息乃用金二百浚泉疏池雜植荷芰栽舊屋三楹聚大石而前列之以爲燕坐之所其他亭榭徧有遺址者不復更作二月上巳纔治粗完主客十餘人醵飲以落之春花正茂時鳥和鳴處官府而如在山林焉或曰抱甕之語出於莊生所謂漢陰忘機者也茲以大府之園而比於治畦之賤業其爲名也何不稱如是應之曰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有機心者其質鮮有不僨事易曰卽鹿无虞入於林中物不可欺以得志而況於人乎況於家國天下乎前撫部命園何意愚不敢知以公言之詎非所謂忘機者與馭吏不以機故開誠而吏不欺治民不以機故布公而民不犯處事不以機故酌理準情而事無不舉由是言之公其所謂忘機者與吁桔槹小機也丈人恥爲之鉤距狙伺權術大機也縉紳先生輒用以待人而治天下

然則我公之賢固加人數等而其道則丈人抱甕之道也斯者也又何謂不稱焉或曰善會客有沈君作詩壽公同亦輒書其言以爲游宴記

沈生哀詞

沈鎔字南金江蘇上元人父爲布政使司倉吏叔父雖爲官由捐納鎔意欲以文學振其家讀書爲文勤甚然天資魯鈍不能成凡學使歲科試時藝之外別試詩賦者多而試經解者罕其人鎔爲孟子獨就經解試學使文公奇之及觀其作不謂佳乃不取而正試時特呼鎔勸從予學鎔既從予凡予解經及爲他生改竄之文悉手抄而誦之能成誦予嘗有文失其藁試以問鎔鎔應口誦終卷不誤一字予家有事鎔黎明輒來爲料理抵夜乃歸先母之喪自小斂至殯鎔在予家者幾一月措辦事不

復問休寧陳仰韓見而歎曰服勞於師門如此不愧古人矣然鎔數試童子試竟不獲入學爲諸生道光八年予在安徽家有書來報鎔病死其得年及卒之日月未言也嗚呼鎔之文誠不佳雖予不能曲譽之至於諸經成誦上口往往兼舉注疏今之學校中蓋罕見其人宋時試士有帖經墨義今乃專主時藝而試經解爲具文故樸拙如鎔者遂不遇鎔誠數奇而世風華實之故可慼也夫去年春予歸江寧鎔嘗兩來見其狀依依若不舍者予心怪之嗚呼孰知其遂與予訣也耶鎔雖死有五子予望其能成鎔志併爲哀詞以哭鎔其詞曰

嗚呼鎔也世雕琢以爲辭子不工也或鑽刺以迎時子固窮也人迂我而避之獨來宗也奉其說以爲師不知予心之遂也文吾知其有疵命吾憫其未遂也必舉文以相尤何弋獲者之多

庸也朝寻室而莫寻帷今兹師弟之終也乘化委運子何悲兮
我之心則有忡也

上元管　同異之著

宗祠規條序

古者自天子諸侯大夫至於士官師皆有廟惟庶人乃祭於寢自宋以後士大夫之有家廟者希矣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遞降至於官師一廟而已後世雖身爲庶人其家堂木主往往積十餘世而不祧春秋時祀上及高曾遠祖而國家不爲之厲禁古今異時其禮制不容强合也然揕管論之後世有家堂而少家廟其家堂或置於中閨人神雜糅且古者宗廟之禮以序昭穆序事以辨賢燕毛以序齒自家廟之禮廢而五服之親有終歲不相謀面者尊祖之道衰收族之情遂失此家運所以凌夷而有志之士必汲汲以宗祠爲務者也吾管氏自明世宗時

敬所府君自蘇州東洞庭山遷於江寧傳一世而分兩支至於今將三百年兩支分爲數十支見存者可序爲五世亦云盛矣竊聞之自乾隆中諸祖諸父即欲創建宗祠而力有不逮道光七年夏四月族人相會建議以爲事獨任則難成財分出則易集吾宗雖多貧請各量其力以勉成是舉皆曰善於是共捐白金得若干數而宅於漢西門內鳩工庀材粗加繕飾訖明年而祠屋成祭有所矣昔者成周之制卿以下必有圭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蓋祭必有田而後粢盛始絜牲殺器皿始可完今吾宗之力未足以置祭田魚菽之薦不能備禮且懍懍乎懼無以善後焉雖然吾宗三百年無宗祠一倡議而遂有之庸詎知今之無田者他日不且速阡累陌乎宗祠之外置義田以恤孤嫠設義學以教貧稚取餘財以給貧宗之葬薶嫁娶吾宗人皆

有志爲膳詎知他日之不三一議成乎以尊祖爲心以收族爲念人人不私其財民所欲夫有不從者哉若夫就今言之則始易家堂之制略爲家廟之規以稍明夫尊祖收族之誼視爲始事而勿視爲成事可也謹與合族共議酌爲規條勒諸於壁而序其緣起如此爲道光八年夏四月同譜序

朱義娥傳

昔歸熙甫作貞女論以爲未嫁夫死而爲之守義且死者事不合乎禮經近世學者駁焉予以爲皆非通論也熙甫所持未廟見不爲婦者禮經之正也駁之者非也然聖人作禮以中人爲制不及中人而悖乎禮者法之所禁也邁乎中人而至乎過禮者法之所不得禁是故有膳行焉有奇行焉膳以事天下之中人奇以聽天下之異人執一而言之豈通論與予客安徽聞朱

義娥事以爲奇之又奇焉義娥者寧國舉人朱元鼎女生一歲失乳就養於其戚僊大葵家大葵次子孫柳長女二歲因許字焉道光四年義娥年十歲與孫柳同患痘創而孫柳竟殤死僊氏愛義娥不令知也義娥疑之問其姑曰小哥病何如胡不聞其醫藥耶姑不語固問之哭曰小哥死矣義娥大慟即自爪貿臆閉創盡潰姑驚愕急以好言慰之義娥曰吾奉父母命爲小哥婦小哥死我何用生爲遂不食三日而死小哥者義娥平時以呼孫柳之稱也嗚乎義娥幼甚安知所謂禮經彼以承父母命而爲人婦則夫死當與俱死是豈非性至情極得於天而不參人事者乎何其奇也何其奇也古之人有言曰聖人爲善如火之必然泉之必達其不爲不善如陽虎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是故聖人者生而知乎衆德者也古孝子忠臣烈女貞婦生而

知乎一德者也不待學而能焉不由勉而至焉是在天地本爲閒氣烏容以常論衡之而以予所知貞義之女又有數人焉長洲朱貞女者予婦翁朱君姑也許字溧陽潘生潘生死貞女欲身殉父母止之乃往守四十餘年而卒予童時猶及見之裴貞女者上元人許字同縣童某童某死其家欲改字之女以剪刀自刺其喉家人遂懼而不敢强焉童氏聞乃以綵輿鼓籥迎女歸是爲道光五年事而予同歲生歐陽長海之妹許字冷君夔言子冷子死女父母皆先亡矣夔言又貧甚女聞信痛哭謂長海曰兄容我守我請在家以鍼黹自活不累兄不容我守請以一死報冷氏長海哀而敬之誓養以終身事與裴貞女同時始女在家聞冷子貧且病終日默默不華飾勤鍼黹市而蓄其錢人不測何意至是乃知其豫爲守義計也嗟夫有定力然後有

成事奇女子固然士大夫宜何以自處哉

陳仰韓生壙銘

同既爲蕡蛟門傳老友仰韓三以書來請曰蛟門得子文當不朽願子爲吾銘墓及吾之目見之也同曰豫凶事非禮也雖然漢趙臺卿隋王無功唐傅遊藝皆自爲墓誌君子疾無稱而不諱死是可銘仰韓者徽之休寧人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世豐財而好義仰韓爲貢生以休寧山縣寡見聞乃渡江至江寧讀書鍾山書院初從盧學士文弨毛訓導藻學時文有聲卒從吾師姚郎中受古文法而學大進焉爲人樸素簡訥壹主於信與人約自度不能輒不應苟應矣卽事勢於身不利必踐言然後已晚年財大匱仰韓不以屑意而宅近青谿搆日涉園植果樹數十株讀書其中同嘗於元旦日未出過其門書聲琅琅進

牆外立聽之蓋太史公六國表序云孺人某氏生子曰某轍諸生妾某某氏生三子曰某某嫡子於轍而以庶子隨居江寧且自營墓地某所謂同曰昔蘇子瞻自言葬海外後不果而葬汝某徑埋骨貴鄉他日風清月明與諸君子魂魄往來不亦快乎其言可謂達也已所著書曰蘭軒文鈔若干卷

國朝古文所見集若干卷皆刻行於世仰韓名兆麒姓陳氏今歿清道光八年年六十九尙無恙銘曰

猗吾仰韓乎世諱死而惡言子達觀乎丐吾文以揭墓允其傳乎富既失而貴不登中坦然乎嗟聲名其何用足控摶乎宛而有知尙其與我盤桓乎凌太虛以其度翳赤豹而驂靑鸞乎

痘科圖說序

同鄉吳生竹坡以所作痘科圖說乞序予覽畢爲之序曰痘之

爲字說文所無痘之爲病素問難經張仲景方所未有蓋創始於六朝而大盛於元明以至今日醫家以爲由胎毒是誠然矣顧胎毒也何以古無而今則有與昔者唐虞三代飲食有時起居有制取火於木而掌以司爟藏冰於冬而職以凌人其養人者如此其悉而又導之以禮以防其弛縱和之以樂以宣其湮鬱猶懼其未也凡夫奇技淫巧以至食物之不時者皆不得粥於市分至之日至使官徇於路警之以不戒容止生子不備若此者皆今之所謂迂而可笑者也然其時教布於上化行於下民之嗜欲淡泊血氣和平生則盡其天年而無札瘥夭昏之患又安有所謂胎毒者與漢魏以後禮樂墮壞一切隨之藏冰諸典世多不行而壹取火於猛烈之石其所食者多害人之物其所行者皆縱情極欲傷生之事蓋人至授室之年而臟腑鮮有

無病者矣胎毒之說由此其興也嗟夫天下之事亦探其本而已矣本之既壞而欲其後之無傷凡事皆不能疾病其一端也是故以痘言之其受毒淺者名醫可治也其受毒深者雖扁鵲倉公復起無能爲也吳生之書于未能盡通其說觀其引證箋釋條鬯通達其諸今之名醫與昔吾鄉有戴麟郊著瘟疫論吳生之書殆可與抗行與得其說而善用之是在其人而予之意更欲使賢者究古昔教養之旨不泥其法而通其意使人淡嗜欲平血氣自保其身而因之保及赤子也不亦善夫

禱雨城隍神文

惟明有官惟幽有神其責愈貴民望彌殷浩浩江淮神佑我巡萬姓之命託於雨身惟茲六月天久不雨蚕稻既登晚禾未布日跂于天有暘靡澍蘊隆爞爞伊旱是懼古言求雨縱陰閉陽

察獄以情敢乖其方豈吏之辜抑民之殃罰吏及身毋民是殃神既聽止達于皇天沛我甘澤惠我下人禾苗獲蘇以慶豐年牲腯醴馨報祀孔虔

禱雨龍神文

天膏澤兮吾祇司厥事兮惟神屯其膏兮弗沛不神愬兮誰陳伊六月兮徂暑將晚禾兮植土赤日麗兮丹霄雲英英兮不雨肥𧔥何兮山之颱魃一足兮思出游腹雷霆兮不吐將無作兮神羞謂霖雨兮天所施匪有天帝兮涓滴不可私爲烝黎兮請命雖獲譴兮奚辭我禱于天兮天諒許惟明神兮庶予輔仰水族兮波臣揚蛟旂兮振鼉鼓苗欲槁兮重蘇慶豐年兮樂有餘民既飽兮孔晏河海奠兮神安居

禱雨關廟文

伊當今之祀典蓋莫貴乎尊神赫英靈以佑
國當春顧此烝民望甘霖之不沛今已逾乎兼旬更愆期而弗
降咨民命其堪憐惟城隍與應龍祝致告其孔殷日再禱而莫
獲豈位卑而難專惟尊神之至貴呼吸通乎上天儻爲民而請
命諒無澤之不沛仰甲馬之威靈常顯著乎行間人一飽而氣
靖曷默佑於機先惟我
皇之至仁憫一夫之饑寒體斯志以相助昭祀事之孔虔

再禱龍神文

惟天有雨神則主之惟民有求神實予之芃芃禾苗待神興之
求而弗獲何以登之伊神於民豈其斁之噓氣成雲又豈靳之
靳必不然斁民招之憫茲蠢蠢神護調之獲斁者誰請獨殃之
不在此數毋速傷之土欲焦矣誰其注之惟神有靈亟氾布之

暑賦

皇天平分四時兮至今歲而如忘夏已徂而秋邎兮羌有暑而靡涼鑄九垓以爲鑪兮鼓大火於中央風師扇而弗輟兮六宇灼灼其炎光山焚焦而石爛兮海熬竭而塵揚大鵬遭爆而翼墮兮鯤魚遭沸而暑傷坐陰室疑處甑兮浴寒水駭探湯喘如牮鳴而谷驗兮汗如潮汐之溢乎錢唐思乾坤之博大兮涼一簞其何鄉有冰雪之可吞兮吾又何憚乎退方晝思逃而靡所届兮夜十起而倒衣裳吾不難坐以待烹兮誠不忍萬彙之咸戕抽予骨以爲筆兮裂予皮以爲章濡埃風予上達兮灑淋淵于天閽曰下民之暍死兮敢多求于上蒼惟霖雨之及時兮足以蘇困而存亡皇天哀此悃愫兮詔陽烏使閟藏碎肥蝈而爲葅兮燦熙蝶以爲饈雷師令其[illegible]震兮電熠熠而蛇翔九龍騰

而雨注兮勢若倒乎銀潢顧芸芸之物類兮習焦額以爲常倏招魂於一夕兮初不藉乎巫陽彼奄奄而忽振兮此圉圉而旋洋兮心閒而無所事兮蘧蘧乎臥一枕於羲皇

天寧寺禱雨龍神文

嗚乎明神禱者數矣霖之不興伊何故矣青青之苗暵其枯矣雨而弗降曷由蘇矣苗弗蘇矣人弗飽矣民之仳離不可道矣惟官爲民情孔殷矣司雨者神盍上陳矣頑者禱祈恐弗潔矣易地而壇庶其得矣紺宇寶幢神格思矣惠我滂沱毋後時矣

重刊佐治藥言學治臆說序 代

治民之官莫親於牧令而刑名錢穀之友佐之牧令賢然後州縣治所聘之友賢然後有以佐州縣而成其治是三人者位不同而爲民所託命同也今也可與焉爲牧令者或未學而仕坐

堂皇憒然莫辨專賴一二友爲其友者大抵業儒不成去學律例求要人薦入幕衣服僕從靡靡於公事則鹵莽滅裂累及主人無愧意以不知治之友佐不知治之官一州縣偶然久之天下多然而其害有不忍深言者矣蕭山汪龍莊先生以諸生處人幕下撰佐治藥言一書其後以進士爲牧令又撰學治臆說一書其言平實簡易無甚高難行之事而依而爲之則治民之與佐治其庶幾乎先生四子主事繼培爲予乙丑分房所薦士贈予是書茲予巡撫安徽特校而重刊之以貽牧令及刑名錢穀之友同觀焉是兩書者重大纖細畢具約而言之佐治與治民其要同歸於自治而已非廉潔無以植其基非勤慎無以盡其任是其道必先由自治始揚子雲曰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讀是書者其知之

題王悔生文集

古人著書必自稱名易大傳論語諸書則每篇稱子其始蓋門人所記錄而沿及周末則著書無不自子者矣其在古未必然也然以周人創之則其例可用唐宋人文柳子厚稱柳子蘇子瞻稱蘇子王介甫稱王子依仿古書其稱爲有據若夫字以表德出於朋友之相呼論語記顏淵子貢云者大抵他人所載述古人著書必無自標其字者也頃見惲氏大雲山房文集勤於篇中署惲子居曰四字意甚以爲不典惲氏孤學無師無足怪耳桐城王悔生從海峯游於此等宜素講今其集首孟献子論亦自署王悔生曰是豈合古人之義法哉悔生文專學海峯其序事頗有佳者此則不嘗律令乎是以辨而書之

文辭者人之所自爲也自爲之則宜有工拙之殊而不當有眞僞之辨而古之人有言曰剔裁僞體此何說也哉無得於己而剽取古人是謂無情之辭無當於道而塗澤古語是謂無理之作之二者是爲僞體而已矣文辭之有僞體也豈獨明中葉爲然精而言之子雲之法言猶剽取也元和之雅頌猶塗澤也設使後世復有删定之聖人則二者亦必歸諸僞體何者爲其專事詩文而情理中有不足故也予同年友盛君子履篤於天倫交游遍海內爲教諭不自閒其官日與諸生講解論說暇則研究經史著蘊素閣詩文集數十卷蓋子履之爲人深於情而不悖於理者也其論文也以望谿方氏爲隘頗不循其義法予則未知其何如要之子履之文與其所學而筆之於書無依倚之心無摹擬之迹大抵力[illegible]而不爲僞體是則其所[illegible]

矣若夫駢體詩餘其製不同於古文而君之爲之則嘗以其爲文之旨聯而貫之者也予與子履別有年矣今年秋子履訪予於安徽出其全集屬序予讀訖因撥其爲文之大旨爲序以貽之道光八年冬十月某序

安徽通志序代

兩江總督之職兼督江南江西而江南又分爲二省曰江蘇安徽設巡撫部院二布政使司二按察使司二統治府廳州縣而兩江總督總其成凡自山川風俗人物貨產以逮歷朝沿革建置制然而分有上下江之別而其書獨有江南通志二百卷乾隆以後又久置不修夫豈非闕事也哉道光五年巡撫臣謝會前督臣奏請創修志局旣開規模粗定適臣謝調任江蘇臣師誠繼爲皖撫未幾內用侍郎以去而今撫臣廷栻賓繼其任則

廣續爲之採訪撰校閱三歲而書成編爲上進

天子嘉獎臣澍臣廷楨咸荷議敘之

命時臣攸銛以大學士總督兩江臣廷楨以序文見屬例得弁

言昔三代之治莫盛於成周成周之治醇厚文雅非一人一時之所克成也周公始營洛邑而畢公君陳保釐東郊不改其政是以化成而俗美其爲書也周官五篇雜有西東兩周之制蓋掌其事者增益而成之謂其盡出於姬公非篤論矣漢唐以後儇薄恣玩無敬事後食之風國史重事識劉知幾柳宗元所論當時朝士坐靡廩祿前後推諉有數十年而不成一書者國史如此則郡國之志乘可知一書如此則當時之政事抑又可知已惟我

國家立法恢大中外大吏慇將而護及前有興之誠利矣後不

敢褻也役有際之職辭矣論不敢擅也事惟其官不惟其人輿兩撫臣踵成志事不畫畛域此一事耳詎不繼美成周紀漢唐而超乎其上也卯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唐虞之臣相尚以和簫韶九成鳳儀獸舞臣以兩臣任總督誠樂見同官之和衷以受有

天子之寵命是以爲序文者若此若夫險疏江淮廣連荊豫典制之繁古今之異與夫鄉縣之姓名爲書之體例則本書及兩撫臣之序言之詳矣固無俟乎臣言也

王氏兩節母傳

吳孺人上元人考貽偃與同郡王太公以成善因以女許字其子例贈文林郎君和樂未嫁而贈君疾卒時吳孺人年十九聞赴乞往弔至則撤環瑱請衰絰爲婦不復返衆難之吳孺人懷

慨言大義遂許歸而王氏貧甚未幾太公與其仲叔兩子皆卒存季子又病劇吳孺人以紡織事君姑養送無闕禮守三十年年五十而周孺人以遺腹子世培嗣焉周孺人者贈君從兄諸生君和與之副室也諸生君娶杜孺人生二男一女又娶周孺人周孺人十六歸王氏歸十二年而諸生君卒喪際有以入嫁食艱說杜孺人者杜孺人意未決也初杜孺人憐所生女是時在室未嫁周孺人立志守義私念已有遺腹不可以死爭一日斂餘簪釵服計值數十金跪獻於杜孺人曰主人長逝所未了者某姑耳主母年高復多病某姑嫁願事主母如母以此助某姑奩致且表其心也且語且泣下於是杜孺人及某姑抱相持痛哭不復許人理前說及期世培生周孺人又請曰主人既有後是呱呱者安用空與兩兄爭壁產比屋哭大姑待嗣三十年

不可得胡不使承其後吳大姑者吳孺人里俗貞女之稱也杜孺人以告吳孺人吳孺人大喜立要族婣定其議世培生彌月嗣爲吳孺人子吳孺人撫如己出而周孺人在家操作益勤苦冬夜衣破衣爇竹爐供杜孺人寢已就寢輒手執女紅至四更猶不輟又時翦紙書字往敎世培督之誦讀而又以其暇說古今節義事博杜孺人之懽蓋其勞瘁如此世培年十四杜孺人疾篤所生子在側不顧獨執世培手指周孺人哽咽而沒是年世培請於兩兄延兩孺人處一室明年吳孺人卒又四年周孺人病勞瘵卒嘉慶某年鄉里人具吳孺人貞節狀請

旌表建坊於宗祠之側道光五年世培舉於鄉就禮部試始爲周孺人請

旌亦樹坊於祠側

贊曰世培字星儔同之同歲生也高才能文談論恢廓同嘗兩與北上每語同寓士座無星儔使人不歡然偶言及兩母事輒嗚咽神色不怡者久許嗚乎兩孺人之節皆天下之奇節也而以其處境言之周孺人可謂苦心曲盡者矣何其賢哉何其賢哉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星儔固知之矣道光十年秋九月年家子管同頓首拜撰

上元管　同異之著

對用刑說

世皆謂今之用刑輕於古昔故民不畏而犯法者多其說曰漢高之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今之律例有故殺有誤殺有下手加功之殺故殺者死而誤殺者未有或死者也下手加功者仍以致命不致命爲分致命者或幸不死而不致命者未有或死者也其法如此用法者大抵避重而就輕故殺人者往往不死民見殺人者之猶可以不死也彼何憚而不殺人故不畏而犯法者多今當一效漢法直曰殺人者死可也窦用多律爲是論也愚請折之今士大夫之家有器皿焉一奴故壞之一奴誤壞之一奴謀壞焉而一奴助之是數奴者主人將以一例處

之乎故壞與謀壞者皆而逐之可也助而壞之其輕譙罰足矣彼誤壞者遇牛宏則且曰燭女手遇韓琦則熱鬚無言而俾執燭如故何罪之有焉人命之重固非若器皿之輕也然其中實有故殺誤殺之分實有下手加功之異情事懸殊用法者安得以一例處之漢高之興庶事草創約法三章然未幾法不足用故必命蕭何造律設使初法可行漢有天下後奉行三語足矣造律何爲若是者豈獨漢爲然尚書呂刑孔子錄以垂教者也其言五刑之屬至於三千古之明王豈其不樂於簡哉世故日降人情日紛不多爲科條不足以盡天下之情而窮天下之變今不問其情事之何如第曰殺人者死是荒陋之說不應經典者也天下之事名實而已矣今之制法殺既死之事重失入之罪仁厚道乎前世要之殺人者死必有主名抵罪者是名實在

也名實在則民已知懼矣何慮乎不畏之多即使幸而不死人命株及亦必遭毒刑入牢獄拘禁如犬豕少者一年多者二三年然後減爲徙流或竟逢赦宥雖不死而懲之者極矣如此而仍犯法非人情也謂此可以僥倖不死而樂效其犯法者尤非人情也世固有桀驁凶悍不畏死者然如此人雖峻法豈能使其變更哉蓋經有之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自古聖賢皆言省刑未有或言峻法者也漢以文景爲盛網漏吞舟之魚宋以仁宗爲盛所用者或止於鞭朴惟商鞅治秦王猛佐苻堅皆教之峻法以殺人致亡秦之祚不長

國家慎重人命曠古未聞蓋古者富俠酷吏皆操生殺之權今雖宰相不能妄殺一人古者人命繫乎刑官而已今自州縣府司督撫以內達刑部而奏請勾決焉殺一人而文書至於尺許

民之感激也深天之垂佑也至社稷延長端賴於此有識之士不當於此時而議嚴刑也

刊刻敬敷書院課藝序 代

安慶一府據古皖桐舒黃諸國地昔在周漢屈宋景差唐勒楚詞淮南王安羣臣賦無名氏廬江小吏詩文字之奇豔稱千古者率出其鄰郡而茲地無聞焉其文士著名史傳者宋李公麟輩數人而已地僻隘化導無人雖有奇士末由而自振也及我

朝奄有區夏分安徽別為一省而以安慶府治為省城撫部莅臬首郡之太守皆駐焉其後又建立敬敷書院召諸生肄業其中延賢士大夫退居林下者為山長以主之四大吏合山長月二課撫部歲一甄別皆用意不靦為文飾具由是安慶文才日邁乎前代世言我

朝古文桐城有三家懷寧則詩人輩出篆隸有先秦東漢風至若帖括經義應試之辭故宜人人能之而工者不可悉數也化導有方人材遂日盛天下風俗亦何地不可轉移哉予自奉

命撫安徽尤留意書院試之日輒集諸生於院署手評其文而教焉諸生既樂奉予教久之請曰書院之文不刻者七十年請

公用他省例許刻而爲序之予曰諾觀諸生應試之辭則既已工矣其於科第可操券獲矣雖然猶有進安慶東接江東孔子傳易弟子曰江東馯臂子弓或曰矯子庸疵亦江東人其東南過一郡曰徽州實宋朱文公故里之二者文之源也應試之辭所從出也諸生今日蓋知以屈宋景唐淮南羣臣自勗矣吾願更有志希此兩鄉郡先賢焉則敬敷書院者其盛豈止如今哉雖與緇林鹿洞齊名可也

復陸祈孫書

承問矜字今聲何以菀柳柔桑入之眞臻先部同按說文矜矛柄也从矛今聲居陵切又巨巾切讀居陵切則入今蒸部生民之詩所以與登升歆韻也讀巨巾切則入今眞部菀柳柔桑所以如來教也然此據二徐所定說文言之同竊意此字自古誤書蓋古矜字本從令而不從今令字古入今之眞韻盧令令以韻其人美且仁矣音一轉而爲憐有馬白顛以韻寺人之令加草爲苓古讀與蓮同采苓采苓以韻首陽之顛則皆入今之先韻矣眞先兩部古與寒刪部通是以矜字通作鰥寡之鰥尙書毛詩其文可證然則此矜字古必從令若從今而讀居音切則諸部不復可通而說文居陵巨巾兩切亦不知其何以然矣同於形聲之學所得甚淺據臆見言之如此俟見中丞當詳問以

告耳義山古詩雖有可取處然學人而不能脫化故不及其近體如韓碑極力摹韓終不免艱難勞苦之象若其他則太似長吉者多矣此亦同之私見而非蹈襲歸愚也韓孝文事奇甚俟病愈當爲詩頌之幸復不具

矜從令不從今段懋堂所定說文如此孔巽軒說同釋入刪偏旁從鄰者即入元皆眞之轉故矜可讀鄰也

段氏說文云漢石經論語溧水校官碑魏受禪表皆作矜同今始覓其說附告

繼園記

國家既下江南改黔寧王居爲總督尚書之署東望有高峯矗立如屏出乎林際者鍾山也水出後湖西流而環於署側者潮溝也稍折而南有水西出與相會而合注於淮者古青谿之一曲也兼是三勝雄秀而宏遠於建牙也宜於觀游也必爲美而

園圃池臺闕於署後匪士庶所得瞻喜事者悵焉署之西門有大姓曰李氏自厥祖至於今富三世矣始者其尊人南康太守欲於家爲園而不就今其子紉秋兄弟乃繼爲之凡園爲水者十之一爲石者十之三四爲亭爲臺爲樓爲閣者十之四五而爲工幾至於二年城中多勝地而少園督署有園而非盡人所得至是園成而觀游之美略備矣於是紉秋兄弟飲予而請名予見其前軒春卉條達氣煥以和遂名曰芳藹之軒旁建小室啟牖戶以達園曰窺園之室由是以入有門焉步曲廊登高樓曰通幽之境循徑而上有亭翼然西城諸峯涵翠而拱揖曰挹翠之亭南嚮之樓背見山也曰達觀之樓北嚮之閣山相面也曰屛山之閣南樓之下曰綠淨之居池側之齋曰畫舫之齋石之上下復有二亭焉高多梅庳際水高曰霏香庳曰斂碧穴垣

如月勢置屋三楹朱魚出游從容取莊惠濠梁之意曰觀魚之堂凡此者皆園之勝境也然要皆繼先志以為之故合而名曰繼園吾嘗觀世豪富之家凡有興創父子兄弟輒多同異故聚族也難而保家也不克遂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此雖喻言而周公播為大誥矣然則李君之事不既賢乎哉抑予聞之繼其志者不若繼其美之為尤懿也李氏雖世以富聞而祖父以來多善行鄉黨稱焉戊亥之歲江南大饑君兄弟本先志捐數萬金活疲氓以萬數此其善繼前烈足以風世厲俗而其美豈盡於一園乎仁恕以將之恭儉以持之世世子孫其皆有繼也已

陳竹如詩序

先君之姑適河南葉司馬公而先大母實葉公之姊兩姓世為

婚故司馬之女家於同爲至戚焉司馬之女四長適張處山東次適李處江右又次適陳適吳皆浙人而處江南於同家爲至近吳氏姑年少猶無子李氏姑有子矣年尚幼張氏姑子則年長而又吾徒也僻處東海不相見者且十年惟陳氏姑子竹如同里往來與同交爲至密至戚也至近也至密也無所長吾猶將夸之矧其能詩而又殷然索序於予耶始吾及見君祖運使公狀貌嚴毅如淵渟山峙非常人也獲侍尊甫明府君樸儉溫照金和玉節有養君子也晚見竹如清美文秀蘭生於庭貴家之子也世世苟未識君詩吾請觀於其人世苟未得君之爲人吾請徵於其祖父抑聞古之人稱世家子者必曰麟鳳麟鳳之文天下之至文也而又不徒以其文也竹如之詩今固美矣吾之意則欲益進其詩而并不欲君之以詩限也竹如以爲何如

書梅伯言馬韋伯詩後。

同少時求友於鄉中其先得而交厚者二人強圉而不移深沈而不露處事精明勁悍是梅君伯言之行也吾交而厚之喜事而尙義於衆人也汎以愛於良士也折以親是馬君韋伯之行也吾交而厚之是二君者跡未嘗合也情未嘗符也動靜未嘗相似也吾壹交而厚之何哉曰其爲賢且才則一也君子之取友也取其賢且才焉者爾志之不同如其面吾烏乎能一之同始與二君學爲古詩詞雜文伯言之於詩也意欲其深詞欲其粹一思之偶淺必鑿而幽之一語之稍俗必礱而精之賦一詩或累日踰時而後出韋伯則不然其言曰詩也者形吾之意者也吾意止是而宛轉以深之其爲意也巳僞矣僞吾奚取焉故韋伯爲詩稱心而言如雲出瀏涌下筆數千言立就吁同交二

君二十餘年矣憶少時嘗共衕棲霞又嘗乘月登雞籠夜半謌吟嘯呼聲震林樾見者以為僊今二君蹤迹而同且老矣何生平議論猶未能歸於一也與雖然是二君者其得名同也其宦達同也其為海內識者所珍愛同也烏知伯言之是而韋伯之非耶烏知韋伯之是而伯言之非耶烏知伯言韋伯之無是非而吾與世人妄是非之耶是亦無傷也非亦無傷也天下之事有大乎詩者韋伯與伯言其勉焉其可也

歐陽文忠公畫像贊

安徽滁州有宋歐陽文忠公遺像李端叔晁說之兩贊在焉

高宗皇帝南巡題以

宸翰州牧王景恆敬摹諸石而元本貯於庫中道光九年高君垂臨權滁州摹一本以見贈晏元獻言文忠貌似昌黎昌黎少鬚

而公像豐碩又世傳公耳白過面脣不掩齒觀此像殊不然不知摹者失耶抑宋人所爲雜說多僞造而不可憑耶要之蘇文定稱公容貌秀偉此雖摹本諒必得其萬一之似思其人猶愛其樹況乎實得其形之髣髴者與愚故寶而藏之且爲之贊曰

文壞八禩篤生韓公繼漢以唐轢遷陵雄韓去歐起化奇而易如彼菽帛終古莫棄嘉祐治平爲炎宋隆廬陵之文相州之功荆舒詆公肆彼狂狡祭公有辭莫掩公道當公之生人疾如讐至今公文重如其球嗟余鞠凶如公劾狀不拜瀧岡愧拜公像噫嘻百世豈無曾蘇我思古人喟然長吁

跋團勇助軍約記

同甯序許君叔翹文述其助平宿州及擒滑縣逆賊楊七耶事今觀此卷乃益得其詳叔翹今年六十有八意氣談論未衰然

窮甚歲謀衣食顧不給嗟夫天下有事則勇略奇士唾手而成封侯之業顧安所得窮奇士而至於窮者宇內承平才無可見故也然則今日於叔翹爲窮於天下事則爲福叔翹又何憾雖然取其法與其人以待不時之需抑所謂有備無患者與

五月五日八箴堂小集序

中丞鄧公開府皖上善政齊乎君奭多藝幾於公旦如瞻宗廟肅肅禮樂之陳如觀武庫森森矛戟之列然猶虛以受物實能容人好爲一一之聽不拒九九之見由是覽輝鳳下振翼鵲起田文衆客各署其能竇融諸子分教以藝幕府人才於茲爲盛道光八年夏五月值五日之令節會八箴之新堂石榴糝花菖蒲拜竹民登仁壽絲無取乎續命士抱聰明樓何遺於益智不觀舟於江卩不鑄鏡於江心於是擺落常調盤桓佳日分詠諸

君各輸素藝或文騰藻麗或詩耀葩采或師小令於溫韋或仿八分於李蔡或蟲書玉篆撫炎漢太學之文或工碁善畫奏李唐翰林之技魚魚雅雅麟麟彬彬會上巳於蘭亭罰下唾乎金谷矣夫四美罕具二難鮮并七子鄭郊之餞僅賦風詩諸人洛水之戲惟談元理何圖今日獲逢群彥超盛軌於南皮邁芳蹤於西邸笑參軍之依蠻府但詠娵隅陋詞客之在酒筵惟歌栲栳玆蓋恭遇我公巖巖萬仞汪汪千頃夙容司馬之狂不惜蘭膏之喚以故游鱗景附遊翮飈起桃李盛於門中芝蘭芳於階下也不然孝標見棄僧虔遭嫉樓君卿之輩口舌徒騰谷子雲之流筆札敢出吾見景宗在座競病無爭處仲揚搉意色空惡而已是知山高貨集海深珍聚泰誓美休休有容漢史戒沾沾自喜騄耳溫驪多產渥洼之澤柴胡桔梗必求梁父之陰豈不

然哉豈不然哉同燭武無能田光況老飲酒則子布在前授簡則相如居右拆線同嘆無復一條之長穿鍼徒思終成強弩之末忝茲盛會廁彼英流傳觀七寶之鞭甘讓五花之箄欲逃曳白姑事研朱上巳彈琴聊效序文於韓愈八風獻舞差勝惡狀於欽明云爾上元管同序